

与君绝

他猛地僵住，脸色在一瞬间就变了，满目错愕，如落冰窟，似乎连血液都凝滞，只余一湃又一湃的寒气席卷过全部神智灵魂，彻骨冰寒。

半晌，他苍白着面色哑声开口：「你果然是知道了。」

「理由。」我缓缓后退，目色清明，寒若冰霜，「给我一个.....我必须死的理由。」

他静静地望着我，似早就料到这一刻，不解释不争辩，甚至不发一言。

我咬了咬牙，袖子下的指节死死攥紧，颤声开口：「是为了夺权，还是为了.....一己私欲？」

这话说出来，不仅是在伤害他，也是在往我的心头捅刀子，可我宁愿伤敌一千自损八百，也必须问个明白。

果然，他闻言猝然怔了怔，不可置信道：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」

我睁大了眼，极力压下层层涌上的酸涩和苦楚，还有深埋着的，不可名状，更不敢宣诸于口的心绪，咬着牙问：「你敢说我的死你不知情，你敢说你没有半分私心？」

「我是有私心，我唯一的私心就是让你活着！」他定定地凝着我，眸中渐渐沁出泪雾来，受不住一般闭了闭目，似是不忍回忆那段时日，只想一想，就已是痛彻心扉的苦楚，连声音也带了几分颤抖，「我亲眼看着你病如山倒，气若游丝，一日比一日孱弱，一日比一日没有消殒，最后几乎再无生机，我……」

「为什么不让花儿救我？」我毫不留情地打断他，「你明知道他是江湖上声名鹊起的神仙医师，明知道他有解七日醉的本事，你为什么还是将他隔绝在外？」

「他救不了你。」他嗤笑一声，惨然道，「这世间除了国师，没有人能救得了你。」

「是没有人救得了我，还是你不想别人救我？不想我们之间只有母子名分，隔如天堑？」我盯着他，字字诛心。

「你怀疑我？」他眼眶通红，目底的受伤清晰可见，似要沁出滚烫的血来，「我们这么多年的情分，你如此看我？」

我极力克制自己，死死攥紧的指节在掌心几乎戳出血：「那你告诉我，国师跟你说了什么？我的谶言又是什么？」

他目色微滞，闪烁几番，却倏地撇过眼去：「没有谶言，从来都没有谶言。」

我点了点头，心里越是沉怒，便越是冷静：「那便是他随口说说，你随便信信，我这个倒霉蛋就被移转了魂魄。」

「当然不是！是为了避免你散魂散魄！是为了……」他急急出声，却在转瞬间想到了什么，又急急住了口。

「为了什么？」我下意识的抓紧他，胸口像裹了一团火，心砰砰跳的厉害，「你告诉我！告诉我究竟是为了什么？」

他只哀哀地望着我，仍不肯言，而我早已失了耐心，心口一浪又一浪的刺骨怨恨磅礴着翻涌而上，死死地攥紧他的衣服，「你告诉我啊！你不要让我被蒙在鼓里，不要让我恨你，不要让我死的不明不白，活的不清不楚！」

他眸中的情绪万千，如波涛翻涌，最终都归于错综复杂的极致痛楚，却是摇了摇头，哑涩着声音，几乎哽咽，：「我宁愿你恨我。」

「恨你？恨你便能一切重来吗？」我怒极反笑，眼底沁出不甘的泪，「你可曾想过问问我？你为什么不问问我？」

「你如果问了我，你就会知道，我穷尽一生，只为得到自由，哪怕是死的自由！」

「我即便是死，也要死于我自己的意愿，而不是任何人随便的信念！」

「我不可操纵！」

我一句比一句语厉，胸口也因狂卷的恨意剧烈起伏，不禁怒吼出声：「我！只有我才能为自己做主！我秦不祥……才能决定我

秦不祥的人生！除了我，没有人可以替我抉择命运，裁定生死！」

我狠狠将他一推，猛地扯下发间凤凰于飞的金簪刺向他的喉咙，可动作太大，连带头上的凤冠猛地一晃，悍然坠落，铿锵几声，便四分五裂，硕大的东珠并无数珍珠小饰骨碌碌滚得满地都是。

他似完全没料到我是真的动了杀心，震骇地睁大了眼愣在那里，直到最后的一刹那，才本能地伸手挡在胸口，锐物直直扎进他的手心，几乎透掌而过，血疾速地涌了出来，落在大红的喜服上，又迅速地湮灭消融。

他瞧着我的眼里满是错愕惊诧，像是不信我竟会如此对他。

我怒恨交加地盯着他的双眸，咬着牙，用尽力气下压，一分一分嵌深进他的掌心。

他拧紧眉头，费力地动了动手指，只觉自己的气力渐渐消失，难以置信地问道：「怎么会……」话未说完，又立即反应过来：「你下了迷药？」

我冷冷一笑：「七日醉的粉末，藏在指甲里，洒在了喜烛上，像不像你最喜欢的桃、花、酿。」

说罢，我将手紧紧掩住他的口鼻，保险起见，我提前吃了三倍的解药，将手在七日醉的药汁浸了几个时辰，即便喜烛失误或是他假装中毒，被我这么一捂也不可能再有意外。

他哑涩地开口：「你当真如此恨我？」

「你说呢？」我剧烈地喘息，愤恨难平地死死瞪他。

我这一生，筹谋深算，阴翳诡谲，从未感情用事过，一次也没有，可现在，我却双目通红，睁大了眼，泪扑簌簌地下落，难以自控地声声质问：

「为什么？」

「为什么是你？」

「为什么不是别人，偏偏是你？！」

为什么在我毫无防备的时候，在我心软的时候，在我全心接纳你的时候，却让我知道，害我性命的就是你？！

他极力解释：「国师不是第一次施转魂咒，他跟我保证过会万无一失，你会毫发无损地回来.....」

「若我回不来呢？」

「不可能，你.....」

我愤声打断他：「你们最开始挑选的换魂对象，可是盛雪依？」

「是薄妃，她的命格与你的最为相似。」他顿了顿，转瞬便反应了过来，脸色霎时间没了血色。

我脸上还挂着泪，讥讽冷笑：「看来，万无、失了，毫发、损了。」

他切声道：「但你最终还是回来了，我会补偿你，我一定……」

「你拿什么补偿？」我觉得可笑至极，凌厉诘责：「若我死在那场法事里，若我烟消云散，你怎么补偿？你向谁去补偿？！」

我双眼狠狠地锁住他，即便心如刀绞，也不留余地，只觉得痛苦又畅快：「向那个早已咽了气，现在就躺在棺材里的、腐烂的、发臭的、被无数虫蚁啃咬的残肢断体去补偿吗？」

「不……不要这么说……不要这么说你自己。」他连连摇头，句句溃退，似被逼到了绝路的小兽，双目望来，赤红一片，仿佛隐忍，又仿佛凄惘，思忖半晌，终是颓然地垂下眼眸，慢慢跪了下来，声音更近似颤颤的哀鸣，「对不起……」

「对不起？」我冷冷地看着他，目光如同铁铮铮的刀子，血淋淋地扎进他心里：「那是不是我杀了你，说句对不起，也能一笔勾销？」

他目色狠狠一震，静凝我半晌，眉头越锁越紧，眸色明灭几番，似在经历一场无形的凌迟，最终，缓缓松开了攥着金簪的手，求死般闭上了眼：「就算你杀了我，也是我应得的，但我不后悔，我只要你活着。」

我心头大恨，一把掐住他的下颌迫他抬头看我，字字句句如刀插进他的心头：「人死如灯灭，不会因为你觉得复生就会复

生！更不会因为你说无意害我，而减少你一分一毫的罪孽！若我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，多活一世，又有何意趣？」

我好恨，我太恨了，我平生最在意权利，却被他架空了权力；我明明最想活着，却又被他转了魂魄，这些日子的担惊受怕、呕心力竭，竟全来源于他的妄念，皆由他一手造成，这叫我，如何不怨？如何不恨？

「你的尊位荣华，都是我给的，」我缓缓开口，盯紧他的眼睛慢慢俯首凑近：「如今，我要亲手拿回来。」

我的眼泪滴坠下去，落在他的眼角，混着他的泪滚滚滑落，砸在大红喜服上，晕出点点的痕迹，却又转瞬浸没，仿佛从未出现过，就如同我与他之间本就不该发生的纠葛。

他与我四目而视，眼中充斥着难以言喻的痛楚，似凄哀似心死，却还犹带着最后一丝希冀：「你爱过我吗？哪怕只有一瞬间的动心？」

我没有回答，手却止不住地发颤，非得紧紧地咬着牙才不让心绪堤溃。

他点一点头，自嘲地咧了咧唇角：「其实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你并不爱我，从不爱我，永远.....都不会爱我，是不是？」

「你错了。」我沉凝地望进他的双眸，缓缓开口，「傅爹对母亲的倾心相许，叫爱；堂哥对盛虞澜的矢志不渝，叫爱；秦桀阳对百里牧云的坚定不移、百折不挠，叫爱。」

「爱是疼惜，是敬重，是克制，是希望他好。」

「它有痛苦，有不甘，有怯懦，有独占。」

「可它绝不会有杀戮和毁灭。」

「它该让你欢喜，让你勇敢，让你有期待和力量。」

「它是生机，是你心里的光。」

「所以，你这不叫爱，叫自私。」

他目色巨震，身子蓦地一顿，跟着便如大厦倾颓，面若死灰，很久之后，才颤着唇瓣道：「无论你信不信，可我.....我是真的爱你。」

「你也是真的杀了我。」我淡漠地开口，高高扬起了握着金簪的手，他面若死灰，缓缓合了眼，一滴泪自青白的脸色滑下。

我目光沉寒如冰，手臂猛然下落，却堪堪在金簪刺进他颈脉时止住了手，看着他眉骨上浅浅的疤痕，我的手腕剧烈地颤抖半晌，终是愤恨地咬牙，狠狠将那金簪掷了出去。

这疤痕是他年少被喜鹊啄伤所致，那日的喜鹊凶戾强悍，不由分说地啄我的头脸，我慌乱中栽倒在地，别人都不敢上前，是他，也只有他，赶过来死死护住我，为我抵挡攻击，自己的眉骨却被豁开了好大的口子，差一点就伤到了眼睛。

他明明是想争储的，可历朝历代都不曾有过残疾皇帝，他却什么都不顾了，一心护着我，自己被伤了也毫不畏惧。

人家鸟都知道护子，我却被子护着，我还不如鸟。

但凡，但凡我曾仔细看过他，但凡我曾真正关心过他，我都不会没有发现，他不是琮儿，而是琰儿。

如今想来，他其实并未刻意隐瞒，而我却从未发现，我确实是一个没有心的人。

我低头看他，他已全然昏迷了过去，无力地靠在我的腿上，任人宰割的孱弱无辜。

我心痛得厉害，泪更是如雨落下，脑中回忆一幕幕涌现，片刻间已转过了与他相处的大半生。

若不是我，他可能是个书生，也可能是个商人，更或许会是他一直想成为的卫国大将军，总是有无限可能的，可偏偏遇见了我，一切皆成空。

说到底，我才是源头。

半晌，我抬起了手，掌心落在他的发顶轻抚了抚，哑涩低语：「睡吧，等你醒了，一切.....都会重新开始。」

恨有多强烈，爱便有多深刻，终究是羁绊太深，于心不忍。

你擅自为我换魂，如今我依样对你，你也算不的冤枉，至于我欠你的，也该还你一个安稳人生。

半个时辰后，我收整好情绪坐在床边，淡声道：「逐月，我知道这个距离追影内力不及，但你是能听见的，为我做件事，我

便以天嬴太后身份撤销百里牧云与追影定下的皇家契约，放你们自由。」

一片静默。

我不疾不徐，续声道：「如果你不帮我，我就告诉追影你的真实身份，告诉他你的身世以及和琰儿的血海深仇，告诉他他所谓天下第一刀的名号，是你让着他的，还告诉他，你亲耳听着我杀了他该守卫的帝王，却丝毫没有阻止。」

逐月没有说话，但我知道他定会答应，便倒了杯茶，悠然喝着，耐心等待。

果然，片刻之后，便听他淡漠的音色传来：「说。」

我满意一笑，轻轻开口：「把国师带过来。」

他未再多言，一闪身没了踪影，我又叫了心腹进来，让他安排下去，明日一早，我的人，正常上朝，非我党羽，还乡告老，顽固不化者，杀无赦。

这次时间紧，任务重，虽然我的「能交心交心，不能交心交钱，两样都不行就用把柄家人威胁」的优秀交友原则只笼络到了大半数的朝臣，但也足够了。

毕竟小奶狗太子有诸多优点，和软，懦弱，易推倒，啊呸，脾气好，还没有母族势力，简直是当傀儡的不二人选。

静思半晌，我忍不住疲累的捏了捏眉间穴位，一想到等会儿要见国师，多少还是觉得有点尴尬。

帝后大婚的消息昭告天下之后，除了太子，国师也来找过我，他和太子是差不多的意思，规劝我不要嫁给琰儿，当然他并不是喜欢我，他只是不想让我好过。

我自然一口回绝。

但没想到他还是一个难缠型选手，一点没了平日里高岭之花、傲气凌人的架势，一直追着我磨磨叨叨，还好我比他更难缠，无论他说什么，我都不肯松口，最后他急了，急声怒斥：「你怎么就变成了如今这副样子？！」

「我一直都是这个样子。」我面无表情的看着他，目光幽若古潭：「为达目的，不择手段，人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你要再废话，信不信我让你看不见明天的太阳？」

开玩笑开玩笑，怎么能随便杀人。

怎么也得利用完了再杀。

我看到他明显地一愣，显然是被我的阴沉的神情骇到，这心理素质真是不太行。

不过也是，本宫本是头擅长宫斗的狼，一直被他逼着吃草，是时候把盆儿扣回他脸上了！

正出着神，逐月就神不知鬼不觉的将国师绑了来。

国师不愧是见过大世面的，丝毫不慌，连衣服上的褶皱都是镇定自若的形状，一落坐在我身旁，我的鞋印就很想印上他俊逸的脸庞。

我让鞋印等会儿，先让我套完话再说。

但我没想到的是，国师轻易就将讖言告诉了我，轻易到我觉得他在骗我，可是细细思索一番，又和我推测出来的差不太多，于是我懵了。

我警告他：「你不要跟本宫耍花样，否则.....」

「我不会跟你耍花样。」他垂了眸，眉宇间露出我从未见过的落寞之色，「我永远.....都不会跟你耍花样。」

啊这.....这语气.....

「怎么的呢，你也暗恋我？」我咬牙切齿又不失恼羞成怒地瞪着他。

「莫要胡言！」他活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，肃声训斥，「成何体统！」

「不是就不是，你这么激动做什么。」我大松了一口气，开始说正事，「我们做个交易，我放你离开，你用转魂咒把琰儿的魂魄换走，换到谁身上你来定，生死有命，不必告诉我。」

他静默片霎：「若我不答应呢？」

「不答应就杀了你。」我直接出大招，「连浪妃一起杀了。」

他霎时变了脸色：「这是你我之间的事，不要牵累无辜。」

「她无辜？」我嗤笑一声：「无辜到三年前亲手戕杀临州秀女，焚尸毁容，又顶替其入宫，逼你举荐？」

我一字一句一针见血，而他讷讷半晌，哑口无言。

「放心，我对她毫无兴趣。」我和缓地笑笑，温柔蛊惑，「只要你肯给琰儿移魂，我就既往不咎，连她给我下七日醉的事情也一笔勾销，如何？」

他默了默，虽是询问，语气却是笃定：「你都知道了。」

我轻轻一笑：「她察觉了琰儿对我的心思，以为只要我不在了，她就会得到宠爱，小姑娘，还是天真了些。」

他没有再出声，只皱着眉头看我半晌，极为失望的说道：「你真非要如此吗？非要祸乱这天下吗？」

「与你无关。」我冷声怼他，目色威胁：「如果你答应，登基称帝的就是太子，这天下还是秦氏的天下；但若你不答应……」

登基称帝的还是太子，这天下也依旧是秦氏的天下，但我不说，否则多没气势！

他思量半晌，最终还是答应下来。

我叫心腹奉上早已准备好的做法事物件，又从发间摘了的步摇下来，将锋利的尖儿在指腹比划了一下，问道：「书上说，以移魂转魄复生之人的血为引，便能忘却前尘往事，可是真的？」

他一听就皱了眉：「你怎么连这都知道？」

这人问题真多，比我问题都多，我叹一口气：「没事儿多看看书，书里啥都有。」

没见过猪跑，我还没吃过猪肉吗？

学不会法咒，我还不能把概念背下来吗？

背不下来，我还不能在你来之前复习一下吗？

我果然有智慧，满脑子都是智慧。

「你平日到底有没有好好上学？都是看的什么书？吃的什么药？」他几乎是痛心疾首的训斥，甚至恍然让我觉得兄长在世，「让你读的正经论策毫无兴趣，对这些歪门邪道却个个门儿清。」

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」我被他惹毛了，直接开怼，「你到底做不做？不做给本宫安静地滚出去！」

他欲言又止地瞧我半晌，终是无奈道：「我自是如你所愿。」

我沉了沉心绪，看了琰儿一眼，轻抚了抚他尚且温热的侧脸，心里五味陈杂。

今日与君离别，情断义绝，你自该有你的广阔天地。

长叹一声，我取了血放进净瓶里递给国师，在他接过的时候又收了手，忍不住叮嘱：「你.....你给他找个好人家。」

他闻言神色微动，似乎对我还留有几分良善颇为动容：「虽那讖言是天煞孤星，克夫妨子，不赎业障，不入轮回。但若得转圜，亦可功德千秋，你又何苦.....」

「转圜？为什么要转圜？」我矢口打断他，冷冷道：「我自己选的路，就是错了，也让我错到底，不回头。」

他一把拉住我的手：「既是知错，万不可一错再错！」

我挑一挑眉：「你觉得，你能阻止得了我？」

「我不能，但世子.....」

「兄长确实能，」我嗤讽地瞧着他，「可惜他已经死了，死了很久了，丢下我，为整个天下人死的。」

他却情绪异常激动：「他没有丢下你！」

「你又知道了。」我嘲弄地看着他，讽刺道，「百晓通。」

他默了默，犹豫几番，似是下了什么决心：「我为你更改命格，就是受世子所托。」

我甚觉无稽，冷笑道：「既答应了放你们走，我就不会反悔，不必拿兄长做挡箭牌。」

他肃着神色摇一摇头，缓缓吐出了三个字：「小铃铛。」

我心神巨震，曾经强行封存的记忆猝然翻涌而出。

我幼时最爱毒蘑菇，吃多了之后总看见的各种各样穿着彩衣服的小人儿，后来为了看见小人儿，我就更热衷于吃毒蘑菇，于是某次玩脱了，把自己毒哑了半个多月，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。

兄长知道后又气又好笑，给我手上套了一串铃铛方便我刷存在感，后来索性就叫我小铃铛，只要我摇一摇手，他就会出现在，就会笑色晏晏地含着宠溺问我：

「小铃铛又饿啦？」

「小铃铛又想出去玩儿啦？」

「小铃铛又闯祸啦？」

「小铃铛又被大鹅撵了好几条街啦？」

「小铃铛.....」

我沉浸在回忆中，忍不住笑了起来，下意识的动了动手腕，却并没有响起记忆中的铃铛声，也并没有出现期待中的那个人。

无论我在努力地摇铃铛，他都再也不会出现。

我瞬间被拉回了现实，脸上还是残留着笑意，可笑着笑着泪就落了下来。

我急忙眨了眨眼，偏过头快速地擦掉颊侧的眼泪，深吸一口气，沉声道：「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？」

「没有什么意思。」他默了默：「只是想让你知道.....世子临终前，最牵挂的是你，他记得你在等他回来。」

「哦？」我忍了泪，讥笑地问，「那他死的时候，可有提到过我只言片语？」

他沉了沉目，神色坦然的望进我的眼底：「世子说，找到了返魂树，以后就再也不离开阿祥了。」

我猝然怔住：「他说.....什么？」

他静静地望着，一字一顿：「他说：阿祥，等我回家。」

等我回家。

等我.....回家。

我如同被一个骤雷猝然打在了头顶，大退几步，狠狠跌在椅子上，大颗大颗的泪珠自眼眶急急涌落，他记得，他真的都记得。

可我呢，我却误会了他这么多年，怨怼了他这么多年。

我的内心防线几乎在瞬间被击溃，一直以来，我总以为我的心结是父亲，总将一切都归咎于要活下来的不得已。

但在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时候，我所做的事情里，所坚持的执着里，有多少是不甘心，有多少是怨恨兄长连都抛弃了我，又有多少是想证明我可以救我自己，想让他看到没有他我也能过得很好的赌气成分。

可他，却真的最在意我，最牵挂我，最放心不下我。

甚至只因七岁那年我轻信的传闻，我的一句玩笑话，就南征北战多年，出生入死诡迷之地，为我寻来那只存在于传说里的东西。

我心如刀绞，泣不成声地捂住脸，从未有一刻像现在这样痛恨自己。

「祥儿……」国师语音哑涩的开口，却被我厉声打断，我狠狠地瞪着他，「不要！不要……再学着兄长的语气叫我，我、我也……」

我哽咽难言，国师目的不易察觉地闪过一丝水意，走上前来：

「我说这些，是为了让你宽心，而非自苦，世子若看到你这般，必会更放心不下。」

我猛烈地摇头，心里的痛楚几乎毁天灭地地将我淹没：「他一向教导我正直善良，若知我恨他怨他，争权夺利，定不会原谅我。」

「不会的，无论你做什么，他都不会怪你。」他轻抚着我的发顶，声音渐次低下去，几乎微不可闻，「毕竟，普天之下，万千风华，他只爱你。」

「不要再说了……不要再说了！」我低吼着打断他，紧紧地攥着手指，掌心沁出一片滚烫的湿热，尖锐的疼直刺心头，我死死咬着唇将一切凄楚苦涩都忍耐下去，一寸一寸地挺直脊背，我

再没有比此刻更加清楚我的责任，我不能崩溃，不能倒下，否则明日这天下便真要乱了。

我扬一扬脸，再扬一扬，将喉间地酸苦全数压下去，咬着牙说道：「你走吧，本宫.....自会处理好一切。」

他缄默望我片瞬，眸中思绪明明灭灭几番，最终只是拱手朝我施了一礼，转身离开。

我又静静坐了良久，久到薄妃闯进来激动地和我说了半天话，我才缓滞地回过神来。

她不断地摇着我的肩膀，满脸的气急败坏：「你为什么要杀了他？你为什么这么做？啊？」

我冷冷的看着她：「与你何干？」

她却不依不饶：「他如此爱你，你明明也爱他，你为什么这么狠心？」

我毫不客气的推开她：「烦了，毁灭吧。」

「你.....」她被我推得一个趔趄，刚要再开口，却瞟到了我之前扔到地上的金簪，捡起来端详几眼，突然大笑起来：「这金簪上连血都没有，你到底是舍不得！你还说你不爱他？你敢说你不爱他？」

「不可能。」我镇定地伸出手去，「给我看看。」

她不疑有他，将金簪递了过来，我反手就将它插进了她的心口，在她骤然瞪大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冷漠无情的倒影，缓缓开口：「既是异世之人，就给本宫从哪里来滚回哪里去！」

她死死的抓住我的胳膊，依旧是笑着：「我可以死，但我的 cp 必须在一起，承认吧，你就是爱惨了他。」

话音未落，她已跌落在地，再无声息。

我冷嗤一声，真是痴人说梦。

夜还长着，我又去了皇家陵园，轻车熟路地找到了角落里的盗洞钻进了兄长的陵墓里。

陵墓空旷湿冷，浓蕴深邃，我坐在其下，渺小如尘埃。

当年兄长下葬的时候，他的妻妾都闹着要殉葬，我爹全数答应，只有我，他说我不配。

我没有争执，只混在了奴仆杂役之中跟着进入了墓室，耳边嚎啕声声不断，他们都在哭自己，哭人生的不得已。

我麻木漠然地穿过人群，躺进了兄长衣冠冢的棺槨里，心如止水，万念俱灰。

侍卫挖了盗洞把我救出去的时候，我已经奄奄一息。

他是兄长留下来保护我的，后来他死了，死在了我爹的刀下，是为了救我。

再后来，自幼伴我一同长大的侍女也死了，被记恨我的侯爷之女溺死在了冬月的池塘里。

彼时没了兄长的庇护，我连猫狗都不如，但身上背负着两条性命，却如何也不敢寻死了。

我一步一步往上爬，费尽心机地入了宫，成为了最尊贵的太后，心里却还是一片荒漠。

我以为我得到了权势，但其实是权势得到了我。

如今，我的心里却有了牵念，有了我所在乎的人。

「对不起，兄长。」我指尖缓缓抚过润泽的棺槨，轻声道，「我不能再困于有你的过去，不能.....继续等你回来了.....」

从兄长陵墓出来后，我命人填上了那个盗洞，我想以后该是用不到了。

然后我又去去了母亲的陵寝，也去了百里牧云的。

我在百里牧云的墓前坐了很久，昔年为了将她取而代之，我做了很多构陷谋害之事，可她从未计较过，甚至待我很不错。

其实有时候，我会想她。

想她刚进宫时，不过是个十四岁的小姑娘，穿着端肃的凤袍朝服，一脸倔强地挺直脊背。

想她在我将后宫折腾得鸡飞狗跳之后，带着几分小奶音，摆出国母的仪态，说淑妃只是不懂事。

想她死前，撑着最后一口气和我打的赌，若她赢了，我就要继承母亲遗志，万事以天下久安为先。

我笑她虚妄，随口应下了这个赌注，如今，我终于明白，她是自千百年后穿越而来，早已知晓一切命运结局，可她却从未想过为自己留条后路。

但或许，秦桀阳值得她这么做。

当年我总是为她愤愤不平，总是觉得她在疆遗冒天下之大不韪嫁给自己的养子是错，为他瘸了一条腿更是不值得，可却没看不到他曾为她倾尽天下，费尽心思，就如我总是看不见琰儿的心意一般。

我一直都错的离谱。

从善如登 从恶如崩，洗心革面，哪有说说那么容易，当当初做的孽报应在我最在意的人身上，我才终于幡然醒悟。

「你赢了。」我接过承安递来的酒樽，敬了敬她，复又一口饮尽，「愿赌服输，你和母亲最牵挂的这秦氏江山，我会替你们守好。」

我，确实该长大了。

是夜，月色皎洁，流光洒榻。

我坐在桌案前，斟了两杯清茶，刚将玉壶放下，便见殿里的烛光倏地闪了一瞬，那飘忽浮动不过眨眼之间，极是微弱，让人恍然以为生了错觉。

虽然悄无声息，但我知道是花儿来了，我微微垂眸，瞥了一眼地上的渐行渐近的影子，轻道：「你来了。」

他徐徐行至身前：「是，我来了。」

我静默地与他对视半晌，缓缓开口：「怪我吗？」

他轻轻摇头：「帝王杀心，朝堂鼎沸，民意裹挟，姐姐不杀我，又如何救我？」

他果然是懂得我的。

我鼻头一酸，目底便沁上薄薄的泪来，垂眸平了平心绪，复又问道：「为什么不走？」

他扬唇荡出温柔的笑来，望着我的浅褐眼眸缱绻脉脉：「姐姐在这里，我又能走去哪里？」

「别将时间浪费在我的身上。」我摇一摇头，轻声劝他：「离开吧，去你最向往的江湖，去过有诗有酒有侠气的人生。」

「那你呢？」他问道。

「我该留在这里。」我偏过了目光，「我该一个人留在这里，承担我该承担的责任。」

「姐姐不愿我卷入朝堂纷争，我又怎舍得姐姐一人孤军奋战。」他握住了我的手，眸色温润坚定，「自然姐姐在哪，我就在哪。」

我心下怫然，忍了酸涩的泪，叹息一声：「花儿，如果可以，我真的想去看看你总提到的春暖矜南，去经历你说的诗酒恣意，江湖四海。」

「可是我不能.....可是我不能。」

「我从不在意这天下人，但我在意的人，却尽皆为其倾尽一切，我不能给他们丢脸。」

我潸然地望着他，我不信命，可我不会让他冒险，我希望他离开，我希望他自由。

「既然如此，我也不走了。」他却轻撩下摆，款款落座，「无论姐姐做什么决定，我都陪着姐姐。」

我心口一绞，像是被无形的拳用力搥在胸上，痛得发酸，舌底也涩的转不过来，却不得不强忍着，明知说出来的话是刀，仍残忍地吐露出来：「其实，我并不爱你，以前.....」

「我知道.....我都知道。」他打断了我，眼里浮现了朦胧的雾气，烁闪着细细破碎的绝望，胸口起伏几番，最终将目中的万千情绪都忍耐了下去，勉力扬了扬唇，露出了惯常的温雅笑

色：「爱情本就没有道理公平可言，姐姐不必在意我的心思。」

「如果姐姐愿意，我就给你最好的爱情，如果姐姐不愿意，我就给你最好的友情。」

「我是爱你的，但你.....是自由的。」

我眼眶发酸，动容不已，可越是如此，便越要竭力规劝他离开，否则真到了天赢和凌天盟的对决之日，真到了那两难境地，我最不想的，就是他与我为敌。

于是我又道：「你放心，我会大赦天下，会除去疆夷遗民的贱籍，让他们与普通百姓无二.....」

然而话未说完，承安却匆匆走了进来，神色是从未见过的惶急，低低附在我耳边低语，我听着便有些发懵，脑子里猝然冒出来一个的想法，却又被我立即否定，不，不可能是花儿，他不会这么做的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